

古玺封泥考释三则^{*}

鲁超杰

(吉林大学考古学院)

提 要 新蔡出土的战国楚封泥中有一个久未得到确识的字,对读战国楚简和传抄古文,此字应释为“閼”,在封泥中读作“关”。同时,本文对《中国封泥大系》阙释的“口池弄印”进行了补释,认为阙释之字是“御”字。另外,本文认为《匋玺室藏古玺印选》所收“东就之玺”是战国楚国里中长官所用之印。

关键词 关 御弄 东就 封泥

1. 战国楚封泥“关”字补说

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,河南新蔡故城陆续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楚国封泥,从封泥内容看,多与市场交易有关。其中有如下一方封泥:



周晓陆、路东之(2005)释作“门口府”,并怀疑第二个字是“关”或“塞”,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明。何琳仪、胡长春(2003)指出,左侧一字与“府”有别,应是“贩”字。所言当是。《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》(许雄志编,2011:21-22)也收录了这方封泥,并提供了清晰的封泥图版,同时还收录了两方与之类似的封泥。书中标注,这几方封泥的出土地都是河南新蔡,应属同一批。由于第二字未得到确识,所以此书谨慎地采用了“门口贩”的释文。

2018 年出版的《中国封泥大系》第 00111、00114、00116 号(任红雨编著,2018:

^{*} 本文的写作得到业师何景成、陆德富两位先生的指导,部分文稿曾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课程上宣读,蒙吴振武先生惠示宝贵意见,谨此致谢!

10)也收录了这几方封泥,释文作“门关贩”,将“门”下一字释为“关”。从该书释文体例看,一般只严格按照字形释字,基本不破读,所以大概作者认为封泥右侧下方的是“关”字。不过,“关”字在战国秦汉文字中多见,从未见有作此类字形,径直将此字释为“关”,恐怕并不确切。另外,《中国封泥大系》第 00081-00083 号(任红雨编著,2018:7-8)单独收有战国“关贩”封泥,“关”字写法与上引封泥中的写法并不相类。目前,似未见有学者对上揭封泥中的右侧字形进行探讨。

今案,从印面布局以及“门”与其下字形的穿插关系看,封泥右侧应只有一个字,此字从“门”从“堙”,应是“闕”字,读作“关”。先来看《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》(许雄志编,2011:21-22)所收这几方封泥的清晰图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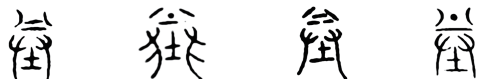


对比三方封泥可以发现,第三方封泥中右侧一字的写法是一种省写,第一方封泥中的该字是完整写法,此字从门,门内字形下部从土,中间从升,升上两横画两侧分别有一斜笔,或与两横画保持一定距离作第一种字形,或与两横画相连作第二种字形。该字考释的难点即在如何分析门字内部的字形。

其实,类似字形也见于另一批出土的战国封泥。1983 年,河北灵寿古城遗址曾出土如下一枚战国中山国封泥:



吴振武(1989)指出,左边一字与《汗简》中“完”的古文相同,封泥应释作“信完”。其说可从。试对比传抄古文中“完”的写法:



可以发现,前揭封泥中的字形与“完”的古文写法十分接近,唯一不同的是上面多了一个“十”字形。李家浩(1983;2002:197)曾指出,“完”的这类古文写法,其实是借“堙”为“完”,字形中的𠂔(可隶定为“𠂔”)即“卷”所从的声符,其与“朕”的声符“关”(《说文》作“𠂔”)并非一字。李先生此说是十分重要的,它为后来辨析和释读楚简中从𠂔和从𠂔的两类字奠定了基础,𠂔属见母元部音,𠂔属定母侵部音,以它们为声符的两类字古音有别。

不过,何琳仪(1998:1003)、李春桃(2016:331)已指出,从一些传抄古文和楚文字资料来看,𠂔和𠂔两类偏旁有混用的现象。吴振武(1992)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,他解释说:“古文字中形近偏旁有时相混是较常见的,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尤为剧烈。”近年来新见的楚简文字中亦有不少𠂔和𠂔两类偏旁混用的例子,学者多有论及(雷晋豪,2012;苏建洲等,2013:805-806;赵思木,2017:501-509;孟跃龙,2019),比如:

朕:  (《清华壹·尹诰》3号简)  (《清华壹·保训》3号简)

𠂔:  (《清华贰·系年》115号简)

𠂔:  (上博简《仲弓》13号简)  (《仲弓》17号简)

可见,在战国晚期楚文字中,𠂔和𠂔两类偏旁确有相混的现象。雷晋豪(2012)认为这类混用现象一直持续到秦文字中。

清华简《程寤》中“朕”作形(《清华壹》6号简),孟跃龙(2019)指出其右半部分是两个混用偏旁糅合的结果,右侧字形与封泥中我们要讨论的那个字的中间部分十分接近。这样的字形写法也见于战国楚系私玺(吴振武,1992)。另外,包山楚简第227号简中“𠂔”字有一个异体写法作,所从“𠂔”的写法与上引第三方封泥中的相关字形十分相近,或可作为我们讨论封泥此字从“𠂔”的一个重要证据。

综合来看,前引楚国封泥中的那个字,“门”内部的字形可分析为从“土”、从“𠂔”的异体写法,可看作“𠂔”的异体字。整体来看,这个字应该释为“𠂔”,在封泥中读为“关”。“𠂔”从“卷”得声,“卷”和“关”都是见母元部字,古音十分接近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《荀子·解蔽》《荀子·宥坐》有“关龙逢”,《潜夫论·志氏姓》:“关,又作𠂔。”(高亨纂著、董治安整理,1989:193),“关龙”复姓,即古书中的“𠂔龙”氏,“𠂔”从卷得声。在楚文字系统中,多假借“𠂔”来表示“患”,“𠂔”字从心𠂔声,而楚文字中“关”字多写作“𠂔”,所从声符与“患”同,“患”的古文即从“关”声(张富海,2007:144;李春桃,2016:321),可见“患”“𠂔”“关”关系之密切。所以,“卷”和“关”相通应该没有问题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从安大简《关雎》来看,“关”有一个异体写法作(黄德宽、徐在国主编,2019:69),此一写法亦见于秦封泥(郝慧,2020:115)。现在来看,封泥中的“𠂔”字,可能是“关”的另一种异体写法。“卷”“串”“𠂔”古音均属元部,“𠂔”虽是来母字,但何景成(2008)已指出,上古音中来母与见母关系密切,比如从见母“兼”得声的“廉”“𠂔”“𠂔”在古音中均属来母字,再比如《诗·邶风·墙有茨》“中冓之言”之“𠂔”,安大简中作(黄德宽、徐在国主编,2019:48),“𠂔”从“𠂔”得声,“𠂔”是来母字,“𠂔”则是见母字。所以,从“门”从“𠂔”(或“串”或“𠂔”)的字与“关”音近,均表示用作“关”的异体字是可以理解的。同时,“𠂔”和“𠂔”的出现,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战国时期楚文字用字习惯的理解。

综上,这方封泥应该读作“关𠂔”。关,在古代的主要职能是防卫,同时兼有征收

货税的职能。《周礼·地官·司关》云：“司关掌国货之节，以联门市。司货贿之出入者，掌其治禁与其征廛。”郑玄注：“征廛者，货贿之税与所止邸舍也。”“治禁”是指检核出入关的人员与货物，“征”就是指征收“货贿之税”，即货物在过关时上缴的过关税。所以，封泥“关贩”应是关吏所用之官印，商贩携带货物经过关卡，经关吏检查后向官府交纳过关税，然后由关吏在货物上钤盖“关贩”印，作为通行和纳税的凭证。

值得说明的是，古代的市、门、关常常相互联系，联官而治，即前引《周礼》所谓“司关掌国货之节，以联门市”。清代学者惠士奇对此有所阐发，他说：“自外人者征于关，关移之门，门移之市，所谓征于关者勿征于市也。自内出者征于市，市移之门，门移之关，所谓征于市者勿征于关也。”货物在过关时交纳过关税后，经过城门、进入市场时是可以免税通过的，反之亦然。战国官印中有“龙市出玺”（《盛世玺印录·续贰》03）、“郾市出玺”（《盛世玺印录·续贰》04）、“南门出玺”（《玺汇》0168）、“勿正关玺”（《玺汇》0295），陆德富（2018:214-218）指出这些玺印所体现的就是《周礼》中所谓的“司关联门市之法”。

在新蔡故城所出的这一批封泥中，有“东门贩”“北门贩”等几方封泥，陆德富（2018:214-219）指出，这里的“门”指的是新蔡县城的城门，这几方印记大概就表示货物在通过城门时已接受过有关部门的检查，并已交纳了过门之税。“关贩”封泥与其同出，正体现了古代门、关联官而治的特点，大概交纳了过关税的货物在通过新蔡城门时是可以免税通过的。

2. 秦封泥“御弄池印”补释

《中国封泥大系》第 04908 号中收录了如下一方秦代封泥：



原释文作“□池弄印”（任红雨编著，2018:410）。右上一字不识。今案，此字疑是“御”字。从印面看，它与一般写法的“御”的区别主要有两点：一是“午”的上半部斜笔与竖笔并不相连，与一般写法的“午”略有出入，这可能是印面残泐的缘故，也有可能是“午”的特殊写法，秦驷玉版和里耶秦简 8-461 号木牍中“秦”字所从的“午”旁皆有如是写法：



（秦驷玉版）



（里耶 8-461）

二是将“卩”写在了“午”的下侧。这可能是出于印面布局的考虑，使其与下方的“池”字一样，成左右结构的偏旁布局。这种因特殊需要临时改变偏旁位置的写法，在战

国文字中也是有例可寻的,孙合肥(2020:365-429)对此有专门的研究,如:

盱:  (《玺汇》0954) 波:  (《陶文图录》3·273·1)
盲:  (《玺汇》0751) 刚:  (郭店简《性自命出》第8号简)

以上所举,大抵均属于临时改变偏旁位置的写法。

封泥中此类写法的“御”又见于楚简和齐陶文,试看如下字形:

 (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第22号简)  (郭店简《缁衣》第23号简)
 (清华简《乃命》第1号简)  (《陶文图录》3·485·4)

对照来看,封泥此字与楚简和齐陶文中“御”的写法是大致相同的。秦文字中也有类似相近写法的“御”字,可举四例如下(见表1):

表1 秦文字“御”

字形				
出处	封泥“御府丞印” (《中国封泥大系》04117)	私印“苗御” (《风过耳堂秦印辑录》077)	里耶秦简 第8-668号简	陶文 (《秦代陶文》432页)

“卩”都被写在了“午”的下侧。

所以,这方封泥应读作“御弄池印”。陈晓捷、周晓陆(2005)指出,御弄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帝游戏娱乐事务的机构,秦封泥中尚有“御弄府印”(《中国封泥大系》04205)。御弄池大概即御弄管理下的陂池。

3. “东就之玺”释解

《匋玺室藏古玺印选》第002号收录了如下一方战国楚玺:



原释文作“东口之玺”(尾崎苍石、和田广幸编著,2019:1),右下一字不识。李桂森、刘洪涛(2022)对比战国楚系文字中的相关写法,指出印文中的第二个字应释为“稟(就)”,并认为“东就”是官署名,具体待考。

作为职官名的“东就”在传世文献中未见记载,不过,里耶秦简中有如下零星记载值得重视。比如,8-1328号简记载“□朔朔日,田官守敬、佐壬、稟人姪出稟居贲

士五(伍)江陵东就婁□”,简 8-1014 云“□□出資居贛士五(伍)巫南就路五月乙亥以尽辛巳七日食”,简 8-1083 云“士五(伍)巫南就路娶贛钱二千六百□”,简 8-1450 云“冗佐八岁上造阳陵西就曰駟,廿五年二月辛巳初视事上衍”(陈伟主编,2012:311、262、275、329)。里耶秦简中形容某人籍贯常采用“县名+里名”的形式,因此《里耶秦简牍校释(第一卷)》(陈伟主编,2012:125)指出,简文中的“东就”“南就”“西就”为里名。李静(2018)还指出,简文中的“就”可读为“僦”。

战国秦汉时期,国家常常雇佣民众参与物资运输事务,古书称为“僦”。《说文》:“僦,赁也。”《汉书·郑当时传》:“当时为大司农,任人宾客僦。”颜师古注:“僦谓受雇赁而载运也。”《汉书·食货志》:“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,物以故腾跃,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。”师古注:“僦,雇也,言所输赋物不足偿其余雇佣之费也。”可见“僦”是一种雇佣载运的行业。而在古代,一些里名之由来,常跟里中居民所从事之行业有关,如战国齐陶文中常见“陶里”之名称,如“大陶里”“中陶里”“东陶里”(《古陶文汇编》3·63、3·109、3·118),这些里都是制陶手工业者的居住地,可见里之得名,或与居住其中之民众的职业相关。齐陶文中还有“漆彫里”(《古陶文汇编》3·625、3·626),裘锡圭(1978)指出,这是漆彫氏聚居的一个里,而漆雕氏之得名,则与其职掌漆器制作的某道工序有关(陆德富,2017)。

因此,僦里的情况很有可能也是如此,其得名或跟里中民众受雇佣从事载运行业相关。与之类似的还有“委粟里”。据《汉书·元后传》,汉代魏郡元城有“委粟里”,其文曰:“翁孺既免,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,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,为三老,魏郡人德之。”悬泉汉简中效谷县下辖诸里中亦有“委粟里”(白军鹏,2018:13),出土唐代墓志中洛阳地区有“委粟乡”(陈长安主编,1991:165)。古代黄河下游还有“委粟津”,《水经注》:“河水又东北径委粟津”,津是古代的渡口,“委粟津”之得名,可能就跟漕运委输有关。悬泉汉简 VT1309 ④:26 中还有一则记载颇值得留意:“元康二年闰月戊戌朔己酉,悬泉厩佐弘敢言之。爰书:厩御委粟里孙倚相告曰:所葆养传马一匹。”(张俊民,2008;2014:476)委粟里孙倚的身份是厩御,“葆养传马”是其平时工作的内容之一。可见,居于委粟里中之民众,其日常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与物资传送事务相关,这与居于陶里之民众多参与手工业生产这一情况相似。“僦里”亦可作如是观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上引里耶秦简中“东就”“南就”所属之县“江陵”“巫县”在战国时皆位于楚境之内,晏昌贵、钟炜(2006)又指出,“西就”所属之“阳陵”前身是见于包山楚简的楚国阳陵,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。因此,里耶秦简所记“某就”之里,或是战国楚制之遗留,而上引战国“东就之玺”从文字风格看恰是楚玺,适可与之合观。从行款上看,“东就之玺”也与楚之里印相似,如“郢里之玺”(《玺汇》0180)、“楮里之玺”(《玺汇》0181)。并且,在战国秦汉文献中,两字以上地名常省去其后的行政

单位名称(如县、乡、里)这一现象也并不罕见。因此,综言之,这方战国楚“东就(𡗗)之玺”可能是当时里中长官所用之印。

参考文献

- 白军鹏 2018 《敦煌汉简校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陈长安(主编) 1991 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(洛阳卷)》第六册,天津古籍出版社。
- 陈伟(主编) 2012 《里耶秦简牍校释》(第1卷),武汉大学出版社。
- 陈晓捷 周晓陆 2005 《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——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》,《碑林集刊》第11辑,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。
- 高亨(纂著) 董治安(整理) 1989 《古字通假会典》,齐鲁书社。
- 高明(编著) 1990 《古陶文汇编》,中华书局。
- 郝慧 2020 《〈中国封泥大系〉所收新见秦官印封泥辑证》,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王伟教授。
-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1989 《中山国灵寿城第四、五号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春秋》第1期。
-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1991 《包山楚简》,文物出版社。
- 黄德宽 徐在国(主编) 2019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一),中西书局。
- 何景成 2008 《说“列”》,《中国文字研究》第2辑,大象出版社。
- 何琳仪 1998 《战国古文字典——战国文字声系》,中华书局。
- 何琳仪 胡长春 2003 《释𡗗》,张光裕主编《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——新世纪的古文字学与经典诠释》,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。
- 雷晋豪 2012 《金文中的“𡗗”地及其军事地理新探》,《历史地理》第26辑,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- 李春桃 2016 《古文异体关系整理与研究》,中华书局。
- 李桂森 刘洪涛 2022 《〈匋玺室藏古玺印选〉释文补正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4辑,中华书局。
- 李家浩 1983 《信阳楚简“𡗗”字及从“𡗗”之字》,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1期,商务印书馆。
- 李家浩 2002 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·李家浩卷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。
- 李静 2018 《里耶秦简所见“某就”试考》,《简帛》第17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陆德富 2017 《“殷民六族”、“殷民七族”考》,《中国经济史评论》第2期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- 陆德富 2018 《战国时代官私手工业的经营形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罗福颐(主编) 1981 《古玺汇编》,文物出版社(简称《玺汇》)。
- 孟跃龙 2019 《清华简〈子犯子余〉“𡗗”字试释》,《上古汉语研究》第3辑,商务印书馆。
- 裘锡圭 1978 《战国货币考(十二篇)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第2期。
- 任红雨(编著) 2018 《中国封泥大系》,西泠印社出版社。
- 苏建洲等 2013 《清华二〈系年〉集解》,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。

- 孙合肥 2020 《战国文字形体研究》，中华书局。
- 吴砚君(编著) 2017 《盛世玺印录·续二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。
- 吴振武 1989 《战国“信完”封泥考》，《中国文物报》第3版，8月25日。
- 吴振武 1992 《释战国文字中的从“庙”和从“朕”之字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9辑，中华书局。
- 徐在国(编) 2006 《传抄古文字编》，线装书局。
- 许雄志(编) 2011 《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》，河南美术出版社。
- 晏昌贵 钟 炜 2006 《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第4辑。
- 张富海 2007 《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》，线装书局。
- 张俊民 2008 《悬泉汉简传马病死爱书及其他》，《简帛》第3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张俊民 2014 《简牍学论稿——聚沙篇》，甘肃教育出版社。
- 赵思木 2017 《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〉集释及专题研究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指导教师：黄人二教授。
- 周晓陆 路东之 2005 《新蔡故城战国封泥的初步考察》，《文物》第1期。
- [日]尾崎苍石 和田广幸(编著) 2019 《匋室藏古玺印选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。

(责任编辑:王凯博)